

陈所巨 白梦 著

父子宰相·上

张英、张廷玉的政治人生

清朝汉臣的为官巅峰，治国能臣的做人典范，
事主三朝的政治智慧，修身齐家的处世哲学，
一门翰林的儒家教诲，人生必读的传记经典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海外借

陈所巨 白梦 著

父子宰相·上

张英、张廷玉的政治人生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一纸书来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
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

——张英





大印墩(摄影:任国辉)



雍正手书“赞猷硕辅”（摄影：吴菲）



文和园外景（摄影：吴菲）



六尺巷 (摄影：吴菲)



龙眠山风光 (摄影：吴菲)

再版前言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已到 2017 年。《父子宰相》初版于 2004 年元月，至 2014 年元月，版权到期。十年过去，此书市场上早已稀缺，而随着六尺巷故事的走红，对于故事主人公张英及其家族，人们的兴趣越来越浓。所以，不断有人提醒我：将《父子宰相》再版。也不断有出版社商谈此事。机缘凑巧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有“六尺巷文化”网络平台横空出世。该平台以传播桐城文化为己任，一直关注着《父子宰相》的再版事宜，并积极出谋划策。最终在该平台的牵线搭桥下，我们选定了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《父子宰相》的出版单位。

如此一蹉跎，又过去了三年。这十三年间，发生了许多变化，这对于《父子宰相》这本书，变得越来越好。当初写这本书时，反腐倡廉、为官清正、家风家训、道德建设都没有提到现在的高度。张英、张廷玉这两个高官的形象以及张氏家族的家风传承，恰恰符合了当下的政风民情。所以，不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六尺巷参观，中纪委网站以张氏家风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题材，提倡党员干部要像张氏父子那样“勤政为民，勤俭礼让”。父子宰相的故里“六尺巷”已经成为“廉政教育基地”，以父子宰相为题材的黄梅戏进了国家大剧院，以六尺巷为题材的歌曲登上了春晚舞台，由此带来了六尺巷的旅游热。进而推动了六尺巷及其周边环境风貌的整治，推动了桐城打造君子之城的道德和文化建设。

每当看到这些变化，我常常忍不住想：我们创作的这本《父子宰相》，为传播桐城文化和六尺巷精神，是起了作用的。桐城文化历史悠久，桐城先贤及张氏父子的著作都是古典文辞，今人难读难懂。《父子宰相》这本书，以现代白话文的小说语言，来解读古人，将张氏父子以及同时代的一群桐城先贤，重塑形象，使他们变得可亲可近，使他们的精神和思想能够与我们对接、相通。

这便是我们创作这部历史小说的意义和价值。与第一版不同的是，第二版更多地保留了一些桐城当地的民俗风情。这部分文字，在第一版编辑过程中，出版社要求弱化，理由是本书读者面向全国，不是只对一地发行。本版将这些文字尽量保留，是因为“民族的即是世界的”理念正成为共识，“留住乡愁”“纸上还乡”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越来越引起重视。桐城这个地域有着特殊的文化现象，桐城的民俗风情也有着自身特有的魅力。桐城山清水秀，人民纯朴，文化风雅，物产富饶，这些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元素，作为热爱桐城文化且生长于桐城的两位作者，当年创作时是特意花了工夫来展现的。惜乎第一版删去了不少，第二版将它们重新呈现出来，使这部小说更加接近于最初的创作动机和状态。另外，对于第一版中有些描写与后来发现的历史事实不符部分，已经作了修订。比如张廷玉之子张若淳，在第一版中误为张若淳，张廷玉岳父、刑部尚书姚文然隐居之地不是小龙山而是龙眼山，葬地不在小龙山而在三里冈等，这些虽属细枝末节，但本着“历史为经，文学为纬”的创作宗旨，我们尽量使它更加完善。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，这样的修订我想在今后还会有。

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，感谢六尺巷文化公司，感谢为本书出版尽心出力的王联合、张忠武、卢赞秋乡贤，感谢责任编辑王联合先生、高婧女士。

最后，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陈所巨先生已于2005年9月往生。本书保留了陈先生写的第一版后记，并收入了陈先生在第一版面世后写的创作谈《和父子宰相相处的日子》。我想，此书的再版，对陈先生是最好的缅怀和纪念。

白 梦

2017年4月30日

目录

- 第一回 麒麟送子异香满室 拈周试碎琢璞成玉 / 1
- 第二回 平三藩康熙定国策 观古今学士论忠奸 / 20
- 第三回 五华山三桂反清廷 懋勤殿康熙讨逆贼 / 35
- 第四回 除夕夜张英试幼子 元旦日康熙宴群臣 / 54
- 第五回 齐天坛两儒论选才 三清殿寒士献奇画 / 79
- 第六回 会群臣康熙究异香 悦圣心宜妃植茉莉 / 99
- 第七回 救张英饬斥贵池县 思林泉喜置五亩园 / 120
- 第八回 游龙眠张英会后学 设公仓名世草揭引 / 139
- 第九回 严父严严制严家训 聪训聪聪教聪子孙 / 161
- 第十回 献孝经君臣再相会 选拔贡名世初进京 / 180
- 第十一回 祈吕祠戴名世惊梦 筑砚斋张廷玉大婚 / 198
- 第十二回 入南闱廷玉喜中举 征绝漠父子双扈从 / 219
- 第十三回 悲亦悲珊儿苦离恨 乐复乐敦复蒙隆恩 / 237
- 第十四回 金榜题名衡臣通籍 洞房花烛廷玉再婚 / 254
- 第十五回 起诉讼相争三寸土 奉礼让却成六尺巷 / 272
- 第十六回 畅春园皇帝赐御宴 阳和里宰相归故乡 / 292
- 第十七回 沙溪镇衡臣会灵皋 江宁道圃翁救鹏年 / 313
- 第十八回 双溪接驾白鸟忘机 龙眠归永青山不老 / 333

第一回

麒麟送子异香满室 拈周试碎琢璞成玉

话说清朝北京紫禁城西直门外，有一座青瓦灰墙的精巧宅院，乃是翰林院编修张英张大人的府第。这张大人几代书香，世学儒业，讲究的是言不高声，行不逾矩。平时这张府总是静悄悄的，并不与周围邻居来往。张英夫人姚氏，亦是大户出身，知书达理，治家有方。所以三姑六婆不敢上门，和尚道士无缘进入。寻常大门紧闭，每天开门关门，必是张大人去翰林院公干，或是家人上街采买货物。

这一天，乃是康熙十一年九月初九，正是重阳佳节。张府一改往日的寂静寥落，大门洞开，人来车往，煞是忙乱。

交午时辰，张英悠悠地坐着凉轿，从翰林院回家。他今天心情格外好，轿夫寻常每见张大人进出坐轿，总是和蔼地微笑，轻声地吩咐轿往何处。今天可不同，一出午门，脸上的笑容就像刚刚绽放的花朵一样，鲜明灿烂，“回府！”一声吩咐也格外声清气朗。

看官，你道何事，让一个经世大儒如此喜形于色。却原来，今天康熙皇帝在懋勤殿召见张英等一千翰林院学士，询问《世祖实录》编撰进展情况。恰在此时，内务府首领太监吴忠敛眉蹑脚地进来，呈上一份礼单，是广州总督进献的礼品。康熙正与翰林院诸学士讲谈得非常高兴，接过礼单，粗略一

看，随口吩咐那吴忠道：“广东来的东西也都平常，只是那里沿海，珊瑚倒是不错。你只需将那一箱珊瑚雕刻抬进来，其他东西呈给太皇太后，让她留着赏人。”

吴忠招呼着几个小苏拉太监，七手八脚地抬进一只红木大箱。箱子四角包着锃亮的金叶子，锁牌上挂着用红丝带系着的两把金钥匙。康熙皇帝此时也才是十八九岁的少年，虽贵为天子，总归还是难改天真，玩性其实不小。此刻，他见那吴忠取下钥匙，准备开锁，便大叫一声：“慢！待朕亲自打开。”说着便从御座上下来。

众翰林连忙阻止：“皇上不可！”

其时，清朝开国不久，满汉之争仍然激烈，南明旧部以及一些民间反清复明势力仍在活动。翰林们的意思是怕这箱子有什么机关，误伤着皇上。康熙哈哈一笑：“真是些书呆子，这些贡品进宫时早已验过，难道还有什么挂碍吗？”

说得众翰林面带讪色，张英进前一步，伏地跪下，道：“小心不为过，皇上龙体重要。还是让太监们打开吧。”

康熙虚抬一下手：“张卿家起来吧。唉！朕想做第一个看见这些礼物的人，现在岂不是要落在这些不男不女的太监们之后了。”康熙口中虽如此说，心里还是蛮高兴的。这些饱读诗书的翰林学士大多是汉人，汉人对清廷的抵触很深，至此还有很多名家大儒不肯为朝廷出力。眼前这些翰林学士脱口而出地阻止他开箱，显见得对他这个少年天子赤胆忠心。

见康熙退到后面，吴忠便将金钥匙插入锁孔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那箱盖已应声弹起。“这必是西洋人的技术”，康熙赞道。明末清初，随着传教士的进入，西方文明开始传入我国。以往官员自奉五千年文明，不屑于学习西洋文明。但清朝自顺治帝开始，就对西方文明十分赞赏，朝中就有钦天监大臣汤若望、南怀仁等，都是西洋人。康熙更是醉心于西方的天文历算和精巧的技术。他还请西方传教士教自己学习英文，专门聘请瑞士人为宫中制作钟表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那吴忠将箱子打开后，并不敢走开，而是将箱盖高高抬起，自己退到箱后，双手稳稳地扶住箱盖，康熙这才招呼众人一起来看。众人自是唯唯诺诺、亦步亦趋地跟在小皇帝的后面。只见箱中又有或大或小许

多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面都用黄绫衬里，打开黄绫，里面裹着的是金红色织锦盒，盒里仍是黄绫衬里，托着一只只精美绝伦、镶金嵌玉的珊瑚雕刻。有仕女、仙人、菩萨、牧童等人物造型，也有狮、虎、龙、豹等动物造型，都雕刻精细，栩栩如生。

康熙放下这件又拿起那件，忙着招呼众人都来欣赏。众翰林都拿捏着文人身份，不肯莽撞，只附和着康熙说好。康熙也知道这些腐儒无趣得很，只好就汤下面：“今天请众位来议事，这礼物倒来得巧，诸位喜欢什么，每人挑一件。本来今日重阳节，朕知道你们文人雅士有登高赋诗的习惯，是朕为公务扰了你们的雅兴，赐一件礼物，也表表朕的心意。”

众翰林真是万想不到，皇上召见已是殊荣，还有赏赐。但谁敢自己动手挑呢？都拿捏着不肯上前。康熙只好亲自动手，替每人挑了一件。张英得到的是一只麒麟。众人自是一一叩头谢赏。

这就是张英张大人今天抑制不住，喜形于色的原因。

此刻，张英在轿中，犹自双手捧着锦盒，感恩不已。为人臣者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作为进士出身的儒生，他更多的是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的忠君思想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所谓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像这样的君臣际会，哪是轻易敢想的。

待心情稍稍平复之后，张英轻轻将锦盒放在膝上，打开盒盖，双手捧出麒麟，细细端详。只见这麒麟通身呈褐黄色，猪鼻、豹尾、龙鳞、凤爪，两只眼睛镶的是两粒漆黑的墨玉，身上龙鳞细密，每一片鳞甲的边沿都镶着一圈金丝，端的是熠熠生辉，做工十二分精细。那转头后望的姿势，更是活灵活现，嘴微微开启，仿佛刚刚吼过一声，余音犹在耳边。四蹄如爪，全部包金，踩在一块白色珊瑚玉石底座上。那底座镌着云纹，麒麟便显得四蹄生风。麒麟乃是神兽，自古只有记载，而鲜有人见。尝闻：麒麟现，圣人出。当今天子虽是少年，八岁登基，十四岁亲政，庙谥独用，设计铲除鳌拜，整顿八旗，重用汉臣，文治武功，已然显露出圣主迹象。良臣遇圣君，治世出能臣。自己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臣子，当然希望辅佐明君，做一代良臣。

一路感怀着，轿夫喊一声：“大人，到了。”

轿子随即稳稳落到地上。张英来京城未久，翰林院又是个清水衙门，一

年不足百两银子的俸禄，经济并不宽裕。这座宅子还是赁来的，门洞窄小，轿子无法进入，所以张大人坐轿从来都是在门口上下的。就是这几个轿夫，也不是张家常养的，而是在轿行包月的。所以轿子一停下，张大人就掀帘走了出来。

奇怪，今天怎么大门洞开？张英心中诧异，脚下便有点慌张，但饶是他心中着急，也不肯失了学士风度，只是把四方步改成了大步，三两步便跨进门来。刚走到照壁前，只听“哇——”的一声婴儿啼哭，声音嘹亮，响云裂帛，倒让张英惊得稍一停步。夫人怀胎十月，上月就已待产，这他是知道的，但这一声啼哭，声音太大了，简直不像是初生婴儿的声音。愣怔间，那婴儿的哭声已经平缓，屋内传出乱嘈嘈的声音：“好了好了，生下来了，生下来了！”

这一下，张英醒过神来，果然是夫人生了。

张英抢进堂屋，只见好友吴友季也在，这吴友季与张英乃是同乡，家传医学，已在京城行医多年，颇有些名气。张英来京之后，多承他关照。就赁这屋子，也是吴友季做的中人。

“吴兄，怎把你也惊动了？”

“老弟，夫人生产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也不担心，居然还三阳开泰，照常公干！”

说话间，右厢房的门开了，府中管事刘福贵的老婆刘嫂抱着一个裹得粽子似的婴儿包袱走出来，向张英蹲了蹲身：“恭喜老爷，又是个大胖小子。”

张英就刘嫂手中看着这小人儿，虽然脸上红紫胀胀的看不出美丑，但那黑漆漆的小眼睛却已睁得大大的，正看着他哩！

刘嫂又向吴友季蹲了蹲身：“多谢吴先生了。”转头又对张英道：“老爷走后不久，夫人就动静了，老刘到翰林院没寻着老爷，就转身去把吴先生请来了。幸亏吴先生来了，夫人这次竟比头胎还慢，疼得厉害，按吴先生的方子抓了副药，吃下去不到一个时辰，就生下来了。”

张英赶紧正正衣襟，对着吴友季双手抱拳，深深地作了一个揖：“多谢吴兄。今天皇上召见，脱不开身，要不是吴兄，险些误事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你我同乡，情同兄弟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吴友季伸手扶住张英，转手又撩起长衫，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小锭银子，塞到婴儿的襁

襦里：“来得匆忙，未及备礼，权且先做个见面钱，下次再备礼了。”

“这是从何说起，竟又要你破费。”张英虚辞着。

刘嫂知是家乡规矩，新生儿出世，长辈第一次见面都要给个红包，名曰“见面钱”，若仓促之间，身边没带银两，还得说一声：“先赊看了，以后补上。”便也不推辞，只说：“忙乱了半天，饭还没做哩。我赶紧做饭去，吴先生就留下来吃顿便饭吧，还有接生婆也在里面。”嘴里说着，仍推开右厢房的门，把孩子抱进去。

“吴兄且请坐，我进去看看内人。”张英待吴友季坐定后，便转身走向右厢房。吴友季知他伉俪情深，调侃道：“早做什么去了？”

张英推开右厢房的门，但觉一股异香扑鼻而来，他也不及细想，快步走到床前，只见夫人面色苍白，精神倒还好，对着他倦倦地一笑，眼圈随即湿润了。张英知道夫人生产受了苦，心里又感激又抱歉，忍不住眼角含泪，握住夫人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“让你受苦了。”

夫人笑着，轻轻摇头，眼泪却顺着眼角流下来。

此时，接生婆还在屋里收拾着，见这对年轻夫妻情深意切，便将那些染血的棉花布片等等杂物，一总归在一只木盆里，端了出去。

张英伸手替夫人抹去眼泪，夫人说：“把小家伙抱来我看看。”

张英顺着夫人的目光，这才看见屋子当中放着一张摇床，那摇床还是夫人生头胎时，娘家送的。

九月天气，虽然蚊子、苍蝇少了，但也还时有出现，所以那小摇床上挂着一顶麻布蚊帐。张英撩开蚊帐，便看见小家伙那黑漆漆的小眼睛——他居然还是醒着的，但又乖乖地一声不吭。这就是自己的儿子，虽然不是头胎了，但张英仍很激动，他双手轻轻抱起儿子，忍不住凑上去亲了亲儿子的小脸蛋。

他又闻到了那股香气，原来是从儿子的襁褓里发出的：“这孩子的衣被是用什么香薰的，这么好闻。”

“哪里薰过，”夫人说，“是这孩子出生时，忽然来了一股香气，当时在屋里的人都觉得奇怪，我疼得七颠八倒的，闻到这香气就觉得心里好舒服，接着孩子就下来了。大家一忙乱，也就没在意了。”

张英把孩子轻轻放在夫人身边，俯身亲亲这个，又亲亲那个。那香气就缭绕着，他深深吸吸鼻子，还是没分辨出到底是什么香：似兰、似麝，似檀香又似茉莉……

张家喜添贵子，少不得传报家乡。

张英的老家在桐城，其高祖明洪武年间从鄱阳迁来。一只帆船，载着一家老小，从炮火硝烟中逃出，把那美丽的鄱阳湖留给朱元璋和陈友谅，去做厮杀的战场。战争给帝王带来江山，给将军带来荣耀，可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是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。这只小船并不知道该向何处，只是顺风起帆，顺水漂流。几世家业已毁于一旦，同族亲人也不知死活，他们不敢妄想找到一个世外桃源，只要能远离战火，平安度日，将张氏一脉香火传承下去，也就于心足矣。

来到这个半岛应属天意。从鄱阳湖逃出的张氏夫妇，带着两个尚在幼年的孩子，夫妻两个轮流摇橹，没日没夜地行了三天。到了第四天夜里，实在打熬不住，夫妻两人竟然都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船湾在一个湖汊里。那湖汊又被一个大湖环抱着，那大湖一望无际，竟让他们恍惚以为又回到了鄱阳湖。但这里没有战船，只有渔船；没有硝烟，只有炊烟；没有喊杀声，只有水里的波涛声和岸上的松涛声。船不知几时已靠在岸边，那岸上是松软的红土岗，岗上葱葱郁郁，全是碗口粗的松树。

夫妻二人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就从这里上岸，砍下松树，搭起窝棚，安下了家。

此山便叫松山，此湖便叫松湖，而那环抱着松湖的大湖便叫白兔湖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两百年过去，那朱元璋打败陈友谅，做了大明皇帝，那花花江山又传了十一代。鄱阳来的张氏来桐后也传了七八代，已然成了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。张氏本是读书人，因战乱远迁，打鱼做田，耕读传家。到了隆庆二年，张氏后代中有个叫张淳的后生，竟然一举成名，高中进士，选了浙江永康县令。后因政绩卓著，擢升礼部主事，累官至陕西布政司参政。

自此，张家开始发迹。

张淳生有四子，长子士维，自幼敏而好学，十四岁即考取秀才。士维又生四子，长子秉文，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官至山东布政使。崇祯十一年清兵攻破济南，张秉文誓死不降，带领兵民巷战数日，终因寡不敌众，以身殉国，夫人方氏及媵妾多人一齐投入大明湖，做了对尽忠尽节的夫妇。三子秉彝，即是张英之父。这张秉彝幼承家学，也是秀才出身，但时逢明末清初，时局动荡，生计艰辛，遂无意功名，只在家侍奉双亲，管理家产，守护祖茔，教育儿孙。其孝悌之名，远播乡里，又好急人所急，解人之难，俨然是族中领袖。在那朝代更迭、盗匪四起的年月，正是秉彝维护和带领着张氏家族渡过了重重危难。待到乾坤清朗之时，张家祖产已是十去八九，勉强能够维持住一个大家族的体面而已。

秉彝子嗣繁盛，共育有七子。到得长成，秉彝便将家产分割，各立门户。这样一个大家庭，全靠着父亲治家有道、教子有方，竟个个读书治学。其中数五子张英最为出色，自幼读书过目成诵，乡里惊为神童。其时大清朝已坐稳了江山，那些抱定了不事两朝的前明遗老，也都只好接受现实，让子孙们去应科举，考功名，奔前程。

康熙二年，张英秉承父命，前往省城南京乡试，高中第十二名，遂一举成名。康熙六年，再往北京会试。虽然清朝为广罗人才，自顺治六年恢复科举，即规定凡举人进京应考，一律由各省布政使派出公车，供给路费，公车上插一面“礼部会试”的黄布旗，端的是八面威风，令人称羨。但进京后，食宿应酬，还是要花不少银两的。张英与夫人商量，卖了百十亩好田，筹足费用，便辞别父母娇妻，公车进京了。

会试一路顺风，得中第六十一名。接下来在太和殿丹墀前参加殿试，那小皇帝康熙其时才一十四岁，高高地坐在宝座上，接受监考的王公大臣和应试者的朝拜。张英跪在丹陛下，只敢抬头瞻仰了皇帝一眼，就赶紧低下头来。然而，只那一眼，就觉出康熙的威仪。一个弱冠少年，面对众多饱读诗书、经纶满腹的才子，端庄有礼，威严适度；而那许多白了少年头的孺子书生，却对他顶礼膜拜，俯首帖耳，不敢正视。这就是天子龙颜，圣威赫赫。

殿试下来，张英自觉制艺、策论都做得满意，只诗有些不尽如人意。正焦躁间，午门放榜，竟高中二甲第二名，皇帝钦选为内弘文院庶吉士。仕途正挂起顺风旗，谁知十一月，接到丧报，秉彝老大人归西，享年七十五岁，